

著 野 碧

版 出 社 版 出 燕 海 港 香

在北綫

MG

I 246.7

175

2

線 北 在

著 野 碧



3 2173 1190 5

版 出 社 版 出 燕 海 港 香

目 錄

一· 是這樣失敗的·····	一
二· 紅纓槍·····	三
三· 放監·····	四
四· 婦人·····	四
五· 一羣劫兵·····	六
六· 女戰士·····	六
七· 挺進，上火線！·····	六

一 是這樣失敗的

七百個戰士的冤魂

溢水掀騰着怒浪在闊茫茫的遠野上奔流，帶着悲憤的嚎聲，沖出高山的谷
凹，穿過鬱茂的森林地，激蕩在麥田的原野間。……

當太陽吐出血般深紅的光彩，緊貼在西邊的山頭的時候，晚風吹帶來火
線上的沉重的排砲聲，在排砲的轟炸聲中，大野在輕微地顫慄着。

長官司令部駐紮在這溢水邊的槐村裏，村子靜悄悄的，村子周圍佈滿了
哨崗，從樹叢和溝地裏，時常可以看見黑挺挺的手提機關槍。幾個士兵在折落



着兩天前臨時架起的電線網，從他們忙亂的樣子看起來，前方的戰事頗有不利的形勢；但是住在村子裏的長官們，在嚴肅中可帶着幾分享樂的安閑——他們永遠忘不了他們的盛餐。此刻，正有一輛兩輪大車，滿載着魚和雞蛋，牛兒用胆怯的步子遲慢地踏過溢水的木橋，到村子裏去供應長官們的晚餐。

『嘿，你們瞧，來不上兩天，附近村子裏好吃的東西都撈光了，連孵蛋的老母雞都捉了來！……』那個從五六百里遠捉來當伙夫的，花白着鬍子的老農夫，彎着背在牛車後邊走着，手指着車上的十幾二十隻脫羽的老母雞，帶着氣憤的神情偷偷地對我們說。

一長列零亂的隊伍，拖着疲憊的腳步，繞道走近×槐村。他們披着一身黃塵，有的缺少帽子，光着泥漬和汗水的污黑的頭顱；有的丟失了裹腿和鞋子，穿着磨破了的襪子走路。最可注目的就是在這支艱苦地進行着的隊伍裏，有許

多戰士用身上的軍衣撕下一條條的布片來，裹着自己的傷口——大腿，臂腕或頭部。他們每個人腰間的子彈帶都已經乾癟下去了，但是他們每個人的肩上還緊緊地掛着各人的槍支——他們縱然經過多少慘烈的苦戰，可是他們還用頑強的雙手保持着軍人的第二條生命——槍。

這長長的隊伍被村邊的哨兵們盤問住了，一樣疲瘦的領隊的軍官，連忙從馬背上翻下來，經過一陣苦苦的懇求，哨長才把他們領進村子裏去。

隊伍停止在一片廣場上。長官們的軍用犬在勤務兵們的手底下跳躍着，叫着，爭着吃牛肉塊。

隊伍散亂地坐在廣場上，有的用兩手撫摸着紅腫的腿肚子，睜着飢餓而疲憊的紅眼睛，生疎地迴望着四周。有的受傷較重的弟兄們，壓抑不住傷口的痛楚，而低聲地呻吟起來。

村子裏的良善的農民們，在家裏燒了幾鍋開水和幾桶小米粥來，正要走進廣場來就被站在廣場周圍的長官們的衛兵喝住了，一邊用手槍威嚇着：

『滾回去，死豬們！』

農民們提着粥桶和端着粗碗，沒奈何地低着頭在廣場邊躊躇起來，時不時用憐憫的眼光望着廣場上的弟兄們。

『先生，做做好事吧，讓俺們把這些小米粥拿過去給那些打仗打累了弟兄吃吃。』一個胆子較大的青年農夫，手裏提着一大桶小米粥對着旁邊的一個掛盒子砲的衛兵懇求着。

『滾不滾，混蛋東西！』

那個掛着盒子砲的滿臉黑麻點的衛兵，惡兇兇地咆哮起來，一脚把青年農夫的粥桶踢翻，熱噴噴的小米粥潑落在地上。一條伸長了餓舌的野狗，立即跑

上前去，使勁地舐食着。

『先生，幹啥要這樣使氣呢？』青年農夫連桶子都不捨，憤憤地穿過一片棗木林走了。

農民們嚇得都散了開去，各人縮着頸子回到自己的茅屋裏去。

一個臂部受傷的弟兄，從廣場的一角爬起來，慢慢地拖着笨重的脚步，走到潑倒小米粥的廣場邊，彎下身子去用一隻飯瓢盛取地上的小米粥，也不管粥裏邊有多少泥沙，張開黑色的飢餓大嘴，仰着頸子呼嚕呼嚕地吞食着。

『媽的，不要臉的餓鬼！……』另一個衛兵用槍柄敲打着那個正在喝着小米粥的臂部受傷的弟兄。

『哎喲，哎喲！……』那個臂部受傷的弟兄，撇下飯瓢，連爬帶滾的回到廣場裏來。他那傷口被敲裂了，紫色的血滲透出髒污的布塊，一滴一滴地從臂

上流下來。

散坐在廣場上的弟兄們，圓睜着紅溜溜的眼珠，悲憤地看着自己的伙伴被人毒惡地毆打了！……

哨長領來了一個蓄着兩撇黑鬍子的長官，直挺挺地站在廣場中央，眼珠往上翻呀翻的。衛兵們立即圍攏前來，手裏緊捏着手槍警戒着。

『起立！』一聲口令，廣場上的弟兄們都從地上爬起來。

『司令長官。報告……』領隊的軍官強振着疲倦的身軀，走上兩步行了一個軍禮。

『司令長官那能輕易來接見你們？哼，我是副官處長。』那個蓄着兩撇黑鬍子的長官，像不惜地遞出一張名刺來，上面印着「少將……」。

『呵，報告處長。我們兩團人衝出敵圍，走了五天五夜……』領隊的軍官

又恭恭敬敬地行了一個軍禮。

『看你們這些怪樣子！』副官處長翻着鄙薄的眼球，用玉柄手杖指點着幾個垢臉黃牙，軍衣襤褸，穿着破襪底的受傷弟兄說。接着又：

『剩下幾個？』

『七百。』

『哼，兩團人就剩下七百，真不中用，還打什麼仗！……』副官處長抖跳着鬍子，嚴厲地斥責着。

『請示長官發落。』聲音帶着恐懼和悲哀。

『開到×縣城去，幫同警備司令部治安！』

『是。不過弟兄們五日五夜都沒喝到一滴米湯……』聲音裏蘊藏着痛苦的嗚咽，淒顛着。

「什麼？到縣城裏去還怕沒有吃喝的，別多廢話！」副官處長說後，頭也不回的揮着玉柄的手杖走了。

灰色的暮靄中，七百個突圍出來的苦戰後的弟兄，被衛兵們押送出村子來，拖着疲憊的脚步，朝着到縣城去的田路上艱苦地行進着。

*

*

*

七百個弟兄到達縣城，天色已經是黑了。沒有燈光，也沒有人聲。藉着昏弱的月色，可以模糊地看見頹敗的城根，和殘缺的市街，房屋的矮陋的輪廓。一陣夜風掠過低空，把街旁的樹枝吹得凄咽起來。這整個縣城像一座年代久遠的古墳，頹廢，荒涼……

什麼縣長呀，公安局長呀，都在幾天前和着當地的巨紳們，乘機捲款逃跑了；接着平民們也攜老帶幼的紛紛逃避到城西幾十里的山地裏去。現在只有一

個警備司令官，率領着不上一百個士兵，用幾十支槍的威力來鎮守縣城。所謂治安，已經沒安可治；而且警備司令官已經在今天早上，借口拿軍餉躲避開去了。八九十個警備兵伴着幾十支槍，連睡一睡都不敢，老眼睜睜地帶着恐懼的心情，日夜在城裏巡邏着。

『媽的，散伙吧！』一個警備兵粗啞着嗓子叫起來。

『鎮靜些，兄弟。我們有一分力量，就盡我們軍人的一分天職。』還是那個平津流亡出來的大學生，兩天前才被派來這邊充當司書的高大青年，把警備兵們規勸住了。

當他們一知道有七百個弟兄進城來，幫同鎮守縣城的時候，他們是多麼歡躍呵！可是在他們看見進城來的七百個弟兄，是這樣的狼狽可憐，他們深深地陷進失望中了。

『弟兄們是辛苦了。唉，吃的東西可沒有呵，我們幾天來吃的都是發霉的黑饅頭！真沒辦法！……』一個警備兵在黑暗中，把槍托敲擊着地面說。

『那麼讓我們燒點熱水喝吧，我們已經五天五夜見不到一滴水了！……』
領隊的軍官把身子依靠在疲弱的馬上，困倦地申訴着。

『不行呵，生了火，說不定這夜裏就有敵人的飛機來呵！』

『喝涼水吧。』

『你瞧人困馬累的，喝涼水不會喝病嗎？』

『病？喝死了更好！瞧瞧這是啥時候，平常那些喝喝打打的官們，現在都他媽的像兔孫般的逃的逃，躲的躲了！你還要怎麼着？哼，留下我們這些窮骨頭，早晚都得給敵人的大砲轟成灰！……』另一個警備兵憤憤地罵了一大套。
這罵聲像火般的燒痛了每一個弟兄的心房，在沉默的空氣中，每一個弟兄禁不住

住悲哀地顫慄着。

七百個弟兄讓飢餓絞絞着肚腸，疲倦壓倒了一切。在頹牆邊，在破簷下，七百個弟兄沉沉地被睡魔纏倒了。

夜風吹來枝柯的嗚咽聲。……

一隻瘦馬撲地在牆根邊仆倒了，四蹄抽搐着，痛苦地磨着牙，吐喘着沉悶的氣息。

噠噠噠——噠噠噠——

噠噠噠——噠噠噠——

忽然一陣機關槍和來福槍的炸裂聲，劃破夜空的靜寂。隱約地可以望見城頭上飄忽着流彈的火花，紅色的弧線掠過低空，夾帶着咻咻咻的響聲。

幾個慌亂的黑影從街角裏飄出來，一直向營房的這邊跑來，驚喊着：

『不好了，日本兵圍城啦！』

嘩啞——嘩啞啞——

軍號像受傷的野獸般的尖聲嗚叫起來。警備兵們從營房裏跳出來，緊握着上了刺刀的來福槍，憤怒地吼叫着：

『一齊衝出城去！』

又是一陣軍號的尖叫聲，沉睡在頹牆邊和破簷下的七百個弟兄，仍然一動也不動的亂躺着。

『不願等死的快起來！』

『日本兵圍城啦！』

警備兵們用槍柄敲打着躺在頹牆邊的弟兄們，大聲地叫嚷起來，企圖把可憐的伙伴們喚醒過來，好一齊衝出城去。

但是過於疲勞的七百個弟兄仍然像死了般的沉睡着，一動也不動。

『我們先衝出去看看吧！』

緊接着嘩啦一聲，警備隊的士兵們揮着槍桿，向街的一角衝擁去了，很快地就消逝在一扇倒塌的牆邊。

機關槍更加猛烈地叫噪着，中間還夾雜着小鋼砲的堅利的轟炸聲。城頭上飛舞着火球，和那時不時跳閃出子彈碰擊在石塊上的火星。……

一隻馬被一顆流彈擊中了臀部，狂痛地在躺着的弟兄們中間亂跳亂跑。幾個弟兄被沉重的馬蹄踩醒了，一聽見這激烈的槍砲聲，便高聲地驚呼起來：

『哎呀，又火拚啦！』

你搖醒我，我搖醒他，這樣接二連三的，有很多弟兄都醒了過來。

『唉，弟兄們，起來，趕快出城！』領隊的軍官把馬靴脫了，光着腳跳了

起來。

弟兄們陸續從頹牆邊和破簷下掙扎起來，抱着槍走出來。可是有很多受傷較重的弟兄已經起不來了，在黑暗中顫動着身子，呻吟着。

『能跑的先跟着跑！不能跑的一會兒想法子來接你們。……』領隊的軍官悲沉地吶聲喊，他帶頭抹過了街角的破牆根。

能跑的弟兄們把身邊的幾顆子彈上了膛，掙扎地向着街角走去。咬着牙根忍受傷口的痛楚，勉強把笨重的脚步加快，有的還帶着低弱的呻吟聲和敵人應戰！……

抹過了幾條市街，走近城根邊的時候，突然前邊衝過了二十幾匹敵騎兵，馬蹄聲急驟地飛躍前來。清亮的馬刀聲，馬槍聲，機關槍聲，小鋼砲的炸裂聲，一齊在低空裏交響起來，火花四迸，槍烟濃密地飛蕩在每個角落。……

『臥下，射擊！』

弟兄們一齊在瀰漫着槍烟的街角臥倒了，顫抖的雙手緊握着槍桿，用最後的幾顆子彈作着堅忍的苦戰。

敵人的機關槍彈從城頭的高處像暴雨般的傾瀉下來，落在弟兄們躺着的街角裏，迸跳着，淒嘯着……

『哎喲，娘！』弟兄們漸漸地失却了動作的機能，一個……兩個……三十個……一百個……

兩個鐘頭後，敵人的騎兵又蹤躍了過來，踐踏着死去了的弟兄們的屍體！在敵人戰馬的嘶嘯聲中，整個縣城被陷落了。……

某司令大員

當敵人未迫近縣城的前幾天，距離城南五十餘里的一個礦山裏，有三千個煤礦工人自動組織了一支游擊隊，並且派了一個老礦工，代表全體礦工的意志，到×槐村來請示一切。

當夜，礦工游擊隊員們，在雄偉的礦山深處舉行了一個火炬宣誓禮：爲了保衛祖國的寶藏——礦山和林野，誓與敵人作堅決的鬥爭！

那個老礦工代表星夜就上程，天明的時候到達了目的地——×槐村。

司令大員夜來軍事工作繁忙，太陽已經躍起地平線一兩丈高還未能起床。老礦工只得把呈子送上了站着等待。

一直等到太陽中天了，才走來了一個衛兵，板着臉孔向老礦工叫：

『司令大員叫你，走！』

老礦工滿心歡喜地跟着衛兵朝村子中央的一幢高房子走去，質樸的心裏想

道：「瞧，司令長官還親自召見我哩！唔，得好好的對他說，請他幫助幫助。」

經過了門崗的嚴密的搜身，老礦工被另一個衛兵領到一個廳堂上來。

廳堂的中央坐着一個胖胖的長官，冰冷的圓臉上沒有一絲笑痕。忽然把鋒利的眼光在老礦工的身上一掃，然後又仰着頭兀自在吸着朱古律烟。

「請見了，司令大員。」老礦工胆怯地睜着眼睛，說話的聲音有點發顫。

「唔，你是代表？」司令大員把眼珠一翻，就像一隻要吃人的猛獸似的。

「是，長官。小人是礦工游擊隊的代表，特地來請示的……」

「哼，又是游擊隊！東也來一個游擊隊，西也來一個游擊隊！……正規軍還幹不過人，你們這些東西就知道搗亂！……」司令大員連連地吐了幾口痰，幾顆金牙暴露出來，真有點怕人。

『不是的，長官，您聽小人說一說。我們這支游擊隊要請長官派人去指揮的……』老礦工吶吶地申訴着。

噠！司令大員用拳頭槌着桌子，高聲地吼叫起來：

『國家的壞就壞在你們這般搗亂份子的手裏！不管你們是「礦工」是「泥工」，乾脆告訴你，不許你們組織游擊隊！懂嗎？……要不是我看你年紀大了，還要把你押起來軍法從事！……』

老礦工被兩個衛兵拉出了廳堂，然後又被哨兵推出了村子。

老礦工垂着頭默默地沿着野道走，顫抖着那蓄着斑白鬍子的癟皺的下巴。

戰地上的一朵嬌花

敵人的重砲已經夠得着炸碎這司令大員部的駐紮地區了。一個騎兵師像風

吹落葉般的敗退下來，馬蹄所踏過的村莊成了一個空場。嘶嘯的馬羣黑壓壓的一大片，踐踏過麥田，茅舍，農莊……慌張而無秩序地奔逃着，一直向着南方的大野。

司令大員部起了一個大大的騷動，幾十輛新式流線型汽車，一齊從樹林裏駛出來。長官們慌亂地爬進了汽車，衛兵們把重要的公文和珍貴的物產裝進汽車裏去，然後緊捏着盒子砲站在汽車的踏板上。

一顆砲彈落在村子的東頭，轟地一聲騰起一柱濃烈的黑烟。長官們個個嚇得臉孔發青，哆嗦着身子。

『快把司令大員太太請出來！』那個留着兩撇黑鬍子的副官處長，氣急敗壞地喝着旁邊的幾個副官主任。

『記住那個騎兵師長，退了也不報告一聲，不槍斃他算我不是人！』司令

大員把圓胖胖的身軀氣得亂抖，咬着牙關，用拳頭捶着大腿，把唾沫星子飛在參謀長的臉上怪叫着。接着又回轉頭來朝車外對副官處長罵：

『你是吃誰家飯的？到這個時候，還不把太太請出來！』

『來了，來了！』副官處長鬆過一口氣來，望了望被兩個副官主任攙扶出來的司令大員太太，連忙飛跑上去迎接。

年青的司令大員太太，像剛從床裏爬出來的閃着惺忪的眼睛，殘留的胭脂間露出青白的臉頰。她頭髮凌亂的，在攙扶着她的副官主任們的手臂間掙扎着，哭嚎地叫嚷：

『你們這些死鬼怎麼把我拉出來丟人呀！我還沒有梳洗呵，放，讓我進去！哎喲，我的金粉盒子也沒有帶呵！……』

『金粉盒？明天我買一萬個金粉盒子給你吧！』司令大員把肉團團的頭伸

出車門來，向着太太懇叫起來。

『不是時候了。太太，趕快上車吧！』副官處長顧不及在袋子裏掏手絹，頻頻地用嗶嘰軍服的袖子，揩着寬大的額門上的汗珠。

年青的司令大員太太，被副官們擁到司令大員的那輛金漆漆的汽車上去
了。

『嗚嗚……我的天呀，這是怎麼回事呵！』年青的司令大員太太悲聲地啼
哭了。

隨着這哭聲，幾十輛汽車呼呼地震叫了。村道上騰滾起一陣濃厚的塵
烟，飛上樹梢，漫蕩在村野，汽車們激烈地震跳着，向着南邊的曠野狂馳去
了。

爬鐵橋

一條巨流橫在面前，河水滾冒着黃沙大浪。長長的鐵橋被南岸的守軍炸斷了，粗黑的鐵條彎彎地拱了起來，有幾處橋墩已經被炸塌，顯出炸燬後的黑色的痕跡。

河水帶着吼聲沖激着兩旁的沙岸，水浪裏不知從那裏漂來了幾具戰死的士兵的屍首。

一大隊騎兵汹涌地衝到河岸邊來，帶頭的幾匹馬上的軍官困惑地望着被炸斷了的鐵橋，然後很快地就又拍馬跳下河岸，試探着水的深淺。

大隊馬羣踏落急激的河水中了，騎兵們把馬頭提得高高的，馬們驚慌地嘶叫着。

當馬隊踏進河的中流的時候，有幾匹馬失足陷落沙坑裏去了，馬身一偏，隨着騎兵們的一陣悲慘的呼喊聲，那幾匹馬和着牠們的主人被急浪捲沒了，忽然在河的下游漂起，但是很快地又捲沒了。……

司令大員部的汽車隊拐過一片森林地帶，駛近河邊來了。司機們噉的一聲把汽車在河岸上停住了。大家焦急地望着炸斷了的鐵橋，吐出長長的歎息。

『唉，是誰把橋炸斷的呵？他們還不知道河的北岸有我哩！嘎……』司令大員皺着濃黑的粗眉，沒奈何地搖着頭歎氣。

號長站在橋頭的高處，把馬號嘴貼在唇邊，開始向河的南岸吹起詢問號來了。號音像投在荒漠中似的，一次兩次的都得不到南岸守兵的回號。號長和號兵們的兩腮都鼓得紅漲漲的，用盡最後的氣力一齊吹着詢問號：

叮叮的——叮叮的——

南岸始終像深遠的谷凹般的，一點聲息都沒有。

衛兵們不知從那裏捉來了一個十三四歲的農家孩子，一直拉落河岸去，用手槍迫着孩子，怒吼着：

『下去，試試水！』

孩子高聲地嚎叫着，跳着想往岸上逃跑，但是走不上兩步，就給一個衛兵攔腰抱住了，立即被摔倒在一塊岸石邊。

『雜種！下去，不下去就槍斃你！』副官處長氣抖着他那兩撇黑鬚子，一手把孩子從地上提起來。一邊用他那枝玉柄的手杖沒頭沒腦的敲打着那可憐的小「俘虜」，撲通一聲把孩子推落河裏去。

『骨碌碌，嘯嘯嘯……』孩子一連喝了好幾口黃泥水，哭號着往這邊的岸上爬。

一個衛兵扭開了保險機，拍的一聲向河裏放了一槍。叫道：

『小鬼，不過去斃了你！』

孩子被槍聲嚇住了，呆了好半晌，才帶着淒慘的哭聲一步步地向河的那一邊探試着，那瘦弱的軀體在黃沙的水浪中一浮一沉地顛簸着。……

『哎喲，救……』孩子剛走了十幾步，就被一個大浪頭沖倒了，連求救的喊聲都來不及發出，整個身子被水浪捲沒了。

『呀，水太急了怎麼辦？！……』副官處長悲哀地叫起來。

結果還是衛兵們把長官們手牽手的，一大堆人一齊冒險渡過河去。在河流中央被水浪沖走了三個衛兵和一個副官主任。

幾十輛新式的流線型汽車，也來不及炸毀，一輛輛好好地停放在河的北岸。那一長列金漆漆的汽車，還在西斜的太陽光下閃着亮光。

『嗚嗚……你這個死鬼，要叫我怎麼辦呵！……』年青的太太雙手亂抓着司令大員的圓胖胖的臉孔，哭叫着。

司令大員急得用袖子拭着額門上的大粒大粒的汗珠，眼睛圓圓地呆瞪着。還是那個副官處長出的好主意，派七八個略識水性的強壯衛兵，把司令大員的年青太太從河裏抬到南岸去。

司令大員最怕水性，一望見浪濤就頭暈。當那七八個衛兵重新回來抬他過河的時候，他半威嚇半恐懼地喊：

『滾開些！我不溺水，讓我從橋上爬過去。……』

說後，司令大員彎下身子，用兩隻手攀沿着粗黑的鐵條爬行。他半閉着眼睛，不敢往橋下望一望，他的四肢戰慄着，冒着生命的危險慢慢地向前爬……

那七八個衛兵，爲了要表示他們的忠心，也跟着司令大員的屁股後爬過橋

去。

祖國大地的護衛者

敵人騎兵大隊用最大的速力包圍河的北岸的退兵，幾千隻馬蹄飛撲起濃雲般的塵烟，滾滾地向大野的後邊飄逝。……

敵騎兵們從風塵蒙罩的黝黑的臉孔上，冒出豆大的黃汗珠，他們裂着嘴，露出滿是白唾沫的牙齒，臉肉殘暴地抖跳着。當他們那兩隻兇野的眼睛，一望見大野上有一個人影的時候，他們中便有幾個縱馬飛躍而去，用鋒利的馬刀追捕着無辜的農民，或散落的士兵。

忽然一匹棕色的馬影在旁邊的樹林裏一閃，接着便有一個穿黑褂的大漢，探出頭來往樹林外張望。

『嗚哇！』騎兵聯隊長把指揮刀往樹林那邊一揮，立即便有幾匹壯馬追過去。但是那匹驕健的棕色馬，已經跳出了樹林，飛般的往那峯巒起伏的礦山奔馳去了。

一陣脆裂的馬槍聲過後，遠處的田野飄起一縷縷的塵花。但是那匹遠去的棕色馬顯得更小了，像一顆飄忽的星球沉進午夜的天空。……

整個礦山得到了馬探的報告：敵人南侵了。於是巨偉的礦山震跳了，工人們激烈的騷動起來。

鑼聲响遍了山野，母親們把貪玩的孩子們領回到家裏去。在山坳裏，陡岩上，時常飛起一陣興奮的吡喝聲。隨着响亮的鑼聲，礦工們都從窰洞裏爬出來，發亮的煤質的黑臉孔上，張大了血紅的大嘴巴吶喊。他們每個人的手裏都擎着長矛，雙刀或土銃：

「鳴啦，殺鬼子去！」

被雄偉的礦山掩護着的這支鐵般堅強的游擊隊——三千個煤礦工人，一齊集合在山邊的一片大坪地上。黑色的臉孔流露出同一的表情，雜色的刀槍在空中揮舞着。

三千個強壯的礦工分成四隊：一隊截斷敵人的後路；一隊出擊南進的敵騎兵；一隊埋伏在河的南岸，堵住敵人渡河；最後一隊留守礦山，專負護衛礦山和礦工們的母親，妻和兒女的責任。

三大隊人馬一齊衝出了礦山，在凌亂的石路上爬下了山腰。隊伍時而在山溝和森林中隱現着。

留守在礦山的幾百個礦工們，站在陡壁上，岩頭上，有的爬在樹上，舞着隊旗，揮動着刀槍，和着妻兒們向着山脚叫喊：

『喂，弟兄們，打個勝仗回來！』

三支隊伍向着東，南，北三方面分散了，像三條堅實的鐵鍊，行進在那闊茫茫的大野上。風，吹起一片黃漫漫的塵土，三支隊伍漸漸地小了。……

*

*

*

河水仍然帶着憤激的吼聲在流，滾着流砂，掀起無數的黃浪。……

河的北岸飛起了一陣猛烈的槍聲，藍色的硝烟和着黃色的塵烟混飄在一起，喊殺聲一陣响似一陣，並且可以隱隱地聽見慌亂的馬蹄聲。

一個老礦工帶着兩個揹雙刀的精壯礦工，從河的北岸泅過河的南岸來，很快地就跳上南岸的麥田。老礦工顯得極英武的樣子，右手握着一把帶紅巾的大刀，左手提着兩段馬腿，斑白的長鬍子被風吹得微微地飄動着。兩個精壯的漢子跟在老人的後邊，坦露出毛茸茸的黑胸膛，眼睛銳利地向四周閃射着。

老礦工打了一個嘹亮的唿哨，接着很快地就有一個漢子從河邊的樹林裏跳出來，把老礦工和其他的兩個揸雙刀的漢子，引到另一個窪地裏去。

窪地裏伸探出幾十張緊張的黑臉膛來，其中有一個禿頭的大漢，發出沉滯的聲音問：

『怎樣了？金伯伯。』

『噢，項隊長，鬼子騎兵隊被俺們的弟兄困在一個寨子裏，你趕快調一百個弟兄過河去，好把鬼子日落前就殺個光！……』老礦工望了望斜西的太陽。

接着又：

『俺肚子餓啦，讓俺和這兩個弟兄生火烤烤馬腿吃吧！』

老礦工和着那兩個跟隨的漢子坐在窪地裏生起火來烤馬腿，馬腿在火裏發出焦香。老人微笑地從淡青的烟縷中，望着一部份弟兄跳下了南邊的河岸。他

抖動着斑白的長鬍子：

『瞧，俺們是幹得多起勁！人家司令大員還不准俺們組織游擊隊哩……』

老人用鼻子嗅了嗅烤焦的馬腿：

『哈，日本馬肉可真香呵！』

二 紅纓槍

道清線像一條剛朗的巨蟒，閃爍着鋼青的光，蠻力地橫穿過衛河，平漢綫和無數的高丘，田野，榆木林……從豐饒的道口，到那著名煤礦區的焦作，清化。它——道清線貫穿着黃河北岸橫直三百公哩的大平原，載負着幾百萬人民的血淚生活。……

太行山在淡藍色的烟霧中隱伏，翹起的山頭倔強地頂着白色雲紗的遠天。衛河沖激地在遠野中流，雄渾的水浪撲擊着陡峭的岸壁。沿着道清線，兩旁的初春的原野，靜靜地包裹在輕蕩的炊烟中。農民們冒着早晨的寒風，鼻尖下掛着冰珠，在原野的泥路上驅駛着兩輪騾車，送他們的兒子們到汲縣城加入民

軍。

當帶着暖意的太陽，照射到大旗桿上臨風飄蕩的大紅旗的時候，整個汲縣城飛滾起金色的塵花。沿着城堞十幾里的城圈內的高空上，翻騰着鮮麗的國旗，帶着金色塵花的風把國旗裏捲，一忽兒又飄開，連續地發出一種征戰的威鳴。每個街角裏停放着大堆的騾車，無數手執着紅纓槍的青年農夫們，一隊一隊地在街衢上蕩來蕩去，父親和弟弟，或母親和妻子在後面跟隨着，用溫柔的話來安慰將要出征的兒子，哥哥或新婚不久的丈夫。……

附近的鄉村裏，許多農民們趕來看熱鬧，就是不輕易出門的姑娘們，也擦上艷紅的胭脂到城裏來觀光了。在沿街小館的樓窗上擠滿了手裏握着紙旗的人們，尤其是巍立在大中街上的破舊城樓，重重疊疊地壓滿了黑鬚鬚的頭顱，胆子大些的人都爬到城樓頂的綠瓦緣，或剝落了的仍留着殘破朱紅的欄柱上。

母親們牽着孩子們在大街上流蕩。爲了孩子們鬧着要旗子，母親們只得從破箱籠裏搜尋出一塊污漬的紅巾，或從牆洞裏拿出一些半失色的紅紙，折下枯樹的枝條，把紅巾或紅紙粘上，含笑地交給孩子們，於是孩子們握着小旗跟着母親跳着笑着的在街上走。

滿街滿巷都擺着小食攤，賣扁食的，賣糰子的，賣切牛肉的……小攤前聚集着一羣小孩子，小販們忙亂地揮動着兩手；但是每當一小隊執着紅纓槍的青年農夫們打從食攤前經過的時候，小販們都從百忙中抬起頭來高聲招呼着：

『老兄們，來呵，吃一碗吧！』

每次，手執着紅纓槍的青年農夫們都露出一個健康的微笑，點點頭過去了。十幾支閃耀着強烈金光的喇叭，齊鳴起威嚴壯厲的集合號聲，投擊向市街，高峻的城堞，湛藍的天空。……

隨着這壯亮的號聲，一隊隊的紅纓槍，從街頭，從巷角，急速地匯流到市中心的廣場上去。

人羣紛擾着，擁擠着，大聲的叫囂着……

幾千個手執紅纓槍的青年農夫，在廣場上站列着隊。雜色的衣裳，破爛的鞋帽；相同的就是每副忠樸的闊臉膛上，流溢出一樣的熱情，緊張。……

擁擠在廣場周圍的人羣：老農夫們用手搔着斑白的鬚鬚，靜靜地眯着眼睛出神；孩子們穿躡在大人們的腿邊，咬着小指頭，東躡躡，西躡躡；婦女們站在土丘上，用繡花的手絹遮住艷紅的臉蛋兒笑；壯年農夫們，互相拍着同伴的肩膀，發出朗聲的大笑。……

矗立在廣場中央的大旗桿頂，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臨風發出噼噼噼的鳴聲。

一個鬚髮蒼白的強健老人，擠出人羣，邁着大步走到大旗桿前。忽然從廣場的一邊跳過來一個大漢，雙手把老人舉上了旗桿。老人用左手腕抱住旗桿，兩隻腳踏在大漢的肩膀上。老人掄動着右胳膊，抖動着白鬍子：

『孩子們！俺們的家，俺們的田地，眼看着就要給鬼子搶去了！俺們還怕啥呢？拿出俺們會祖們的神勇吧，跟鬼子拼拼瞧！……』

『拼呵！』

『跟鬼子拼去！』

雄渾的聲浪，一個疊着一個地怒湧開去，幾千支紅纓槍在空中狂舞着，像一片紅熾的火，憤怒地向空中沖冒。……

『剛才說話的是一個老英雄，紅槍會的總頭哪！』不知從那裏飛過來這一聲滿含着敬畏的談話。

幾個中學生模樣的女子，每人手裏拿着一蒲包滿滿的紅綠紙片，在紅纓槍的隊列中活潑地跑着跳着，一邊把大把大把的紅綠紙片撒在青年農夫們的頭上。紙片像花蝴蝶般的在低空裏飛翔，引得青年農夫們裂開大嘴巴笑。

『不花錢的，小弟弟們，一個人吃一糶油饅吧！』一個老婦人把插着一面小旗的盛滿油饅的筐子，用竹竿繫住一頭，舉到年紀較小的青年農夫的隊列前面，高聲的叫嚷着。而每當她的油饅被接過去一個的時候，她便快樂地笑一次，用手拍拍胸脯，表示她有着無上的光榮。

『媽，讓我快點長大吧，像他們一樣！』一個小孩子牽着他母親的衫角，仰着小臉孔懇懇地說。

母親低下頭來，用手輕撫着孩子的頭，她被感動得流下了淚，陰啞着嗓音說：

『好吧，讓你趕快的長大，孩子。』

說着，母親伸長了嘴唇，在孩子的臉頰上輕輕地一吻。

忽然，那接連廣場的一條大街上，騰滾起一片黃漫漫的塵土，夾雜着一種沉重的馬蹄聲。

當能夠辨認出那塵烟中的一大隊人馬時，誰大聲的叫道：

『哪，游擊隊來了！』

隨着這叫聲，羣衆的旗子和青年農夫們的紅纓槍一齊在空中揮劃着，沸騰着：

『嗚哇，嗚哇！歡迎！』

穿着戰利品黃呢衣，和掛着各式各樣槍支的游擊隊員們，赤紅色的臉孔蒙上一層塵土，氣昂昂地走進了廣場。

一隻大棕馬跳了出來，馬背上的那個黑臉膛隊長，張開血紅的大嘴巴叫：

『走吧，弟兄們，我們是來迎接你們的呵！』

接着他把馬猛力勒轉了頭，對着羣衆：

『父老，婆婆，姐弟兄們，我們走囉，打個勝仗回來，再見吧！』

于是青年農夫們高舉着紅纓槍，穿過羣衆的舞動的旗林，穿過高大的城門，跟着游擊隊員們邁着大步，向着原野的遠方出發了。

一陣風，一陣塵土。……

三 放監

春天的夜裏，黑幢幢的雨點打着馬廐，發出滴嗒滴嗒的脆弱而孤寂的聲音。

我們踩着村道的泥濘剛從司令部回來，一鑽進破坑上的薄被裏，便聽見砲聲把窗紙震得嘖嘖亂抖。……

又是一聲轟隆，窗紙發出更激烈的抖跳。

『喂，不好啦！砲聲怎麼這樣近呵？……』躺在坑角落的一位同志，立即從被窩裏爬出來，沉着嗓音說；一邊伸手摸取坑上軍服和槍支，武裝起來了。

我們也從被窩裏爬出來，穿衣裳，打縛腿，捆被蓋，收拾行旅箱……噝噝噝地，整個小屋裏充滿了緊張的氣氛。我們把一切都弄停當了，只要上峯下

一個命令，我們便可以把隨身行李往肩上一措，立即徒步出發。

忽然門板一陣亂響，我們警戒地把門扇打開一邊，伸進來一個頭：

『注意，準備出發！』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隊長。』

那個頭在門扇邊幌了兩幌，隱沒在黑暗中了。

時間一秒一秒地在夜幕的邊緣爬，這漫長的寂寞，把我們興奮的心情鬆懈了。雨點還是很清脆地打着馬廐，這容易使人遙思的雨聲，像一條柔絲把黑暗中靜坐着的每個人纏倦了。

『唉，是怎麼回事呵？……』一個沉鬱的聲音從犄角裏流出來。

這沉鬱的嘆聲撞醒了每個人的心。前綫怎樣了呵？爲什麼還不開拔呢？……砲聲漸漸隱弱了。夜已深沉，困倦壓倒了每個人。我們靠着坑沿，眼睛迷

朦，睫毛慢慢往下蓋，終於浸進睡夢中了。……

天剛朦朧發亮，司令部的勤務兵撞進我們低矮的屋子來，他張開厚黑的嘴唇興奮地說：

『哪，好險呵！昨天夜裏敵人的騎兵隊向這邊猛衝，好在我們的××軍砲兵旅趕上××助戰去了！……』

爲了要拯救那些爭取人類光明而不幸入獄的朋友們，爲了要把苦難朋友的光熱火苗播散在這抗戰的廣漠平原上，就在中午的時分，我們跟着司令部的將官向××城的路上進發。

雨後的田路是鬆軟的，腳踩下去就冒出水來。田裏的麥苗長大了，遠處的初冒芽的白楊林被寂寥的烟霧籠罩住。嫩綠的麥田，還可以看得出那被馬羣踐踏過的斑斑蹄痕。……

城裏和四鄉的難民們都朝西邊的太行山逃難，男的吃力地推着獨輪車，女的抱着弱小的嬰兒，老太太跌跌撞撞地，破爛的被蓋和棉衣是他們可憐的財產。在他們疲瘦的臉孔上，透露出驚恐與憎恨……

陰雲沉壓着××的城樓。當我們穿進城洞的時候，一種灰黯的慘象，如毒針般的往我們的心上猛地一刺，我們的周身一震，深心裏感到一陣痛苦的痠攣。

市街兩旁破落的商店和家屋都緊閉着門板，城中心「畿南第一樓」的高大樓尖，也黑沉沉地預告着劫運的將來臨。街道上靜寂得怕人，只有街盡頭的遠處跳閃過幾個慌張的影子，和那站在街角的哨兵不時地叫出淒厲的叱令聲。

我們轉過一條街來，在街角的一間半開着門的理髮館裏，聚集着一些從前繞回來的受了輕傷的弟兄。他們坐在舒適的理髮椅上，兩脚朝天的靠在椅柄

上，他們正分着乾糧袋裏的黑饅頭，一邊吞嚼一邊笑談。

在另一家小食館裏，打麵案上凌亂地擺着木盆，鐵鍋，水桶和碗筷。幾個弟兄親自動手在燒開水。

一路上我們受到無數次哨兵的嚴密盤問，我們的將官屢次解開內衣露出特種證章來。

當我們抹過一條小巷，便看見那所灰沉沉的監獄。堅實的鐵的獄門前架着兩挺機關槍，還有二十幾個橫着槍幹的士兵站在獄門的兩旁。

『你們是幹什麼的！』一聲叱喝，那兩挺機關槍和二十幾支上了刺刀的槍，一齊集中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是××司令部派來的！』

一個掛着盒子砲的軍官跑前來，行了一個敬禮，細細地查問我們後，便把

我們領到獄門前。

不久，從側門裏走出另一個身子胖胖的軍官來，向我們行了個敬禮，然後問我們的來意。

將官把公文從袋子裏取出來，沉重地說：

『請把獄裏的政治犯釋放出來！』

鐵門嘩啦啦地推開了。我們大踏步地走了進去，沿着高大的牆根，我們擦過禁兵們的肩膀，轉彎抹角地走過幾重堅固的鐵門，來到政治犯牢的鐵柵前。

走進陰暗的牢裏來，一時看不清那些苦難朋友們的臉孔。一片噹哪噹的鏗聲立即靜止下來。經過一個短時間後，我們才模糊地看出那些站在鐵柵裏的苦難朋友，一個個的伸長頸子，圓睜着驚異的眼睛盯住我們。

將官誠懇道了一聲『辛苦』，把右手掌舉向帽檐，向鐵柵裏的苦難朋友們行

了一個至敬禮，然後用宏亮的嗓音說：

『同志們！兄弟代表××司令部向諸位深致敬意！……諸位的靈魂是堅實的，過去的事我們不願再計較了，只要諸位同志給我們原諒！……敵人就要到這裏來了，我們的公共仇敵是日本帝國主義！現在，我們不忍諸位在監牢裏束手死于敵人刀下，我們要把諸位釋放出來！……不過有一個條件，這條件想來諸位也一定肯犧牲一切去幹的。就是：要求諸位同志到城西三十里的××鎮，把那三萬個煤礦工人組織起來，在這華北平原上燃燒起游擊戰的火花！……』

『嗚哇，誓死保衛祖國！』

『嗚哇，組織煤礦工人去！』

『嗚哇，嗚哇！發動神聖的游擊戰爭！』

『嗚哇，嗚哇！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整個牢獄裏掀起了狂吼聲，像浪潮般的沖撲出牢門，奔向靜寂的市街上去。

一陣開放鑼鐐聲後，披着長髮的苦難朋友們挨次地走出鐵柵來，每個都伸出結實的手來和我們握手，他們每張黝黑的臉孔上露出堅強的微笑。

『同志們，祝你們成功！』當我們走出獄門的時候，我們揮着手向他們預祝。

一支鬱抑已久的粗壯歌聲，像沖出山崖的江流般的奔蕩着。

四 婦人

我們的隊伍駐紮在長垣城的一道長街上，初春的寒風把泥鋪的長街吹刮成霜白。古老的石牌坊在微薄的晨曦中露出殘缺的姿影。長垣——這山東，河北，河南三省平原交點的城市，像一頭馴良而忠樸的母羊，靜靜地沉睡在榆樹，白楊和野棗的禿林的密叢中。

隊伍從十里外的沙地上跑回城來，各小隊把來福槍搭架在破落的院心，然後把領到的黑麵粉各各提到小館或野地裏自己生起火來烤餅。爲了要訓練各小隊的活動機能，連做飯也得自己動手。

我們這一小隊，住在一面是一個晒糞場，一面是一個大垃圾堆中間的一隻

小院子裏。小院子裏叢留着枯死的蔓草。我們分派烤餅的工作：大鬍子買鹹菜去，小狗熊到支用局領乾草去，隊長烤餅。而每當這個時候，義務的幫忙人，就是我們的院主——一個黏液眼的衰弱婦人，和她的左額上有一個大疤痕的兒子。她和她的兒子挑水來給我們做飯。

高粱梗攔進鼓風灶裏，滾冒出濃黑的烟，把整個茅草蓋成的屋子裏燻得灰濛濛的，一種噲辣的烟味壓縮着每個人的心肺。

婦人讓他的兒子單獨去挑水，她自己却蹲在灶門邊替我們做飯。年老的雙眉緊皺着，時常被火烟噲得咳嗽起來。

『歇歇吧，老太太！』隊長在灶跟前扭轉着身子，很不過意的拍拍婦人的肩膀說。

『沒有什麼，老總。咱自小就從烟灰裏混出來的。……』婦人抬起她那皺

摺的臉孔，閃着發紅的黏液眼說。

吃飯的時候了。我們啃着黑大餅，喝着稀薄的小米湯。我們用高粱稷當筷子，來不及折高粱稷的就用手撈鹹菜。

婦人端出一小鍋黑糊糊的東西，和着她的那個左額上一個大疤痕的兒子，和蒼白着臉色，瘦弱得令人憐愛的小女孩坐在簷階的一邊，她們又在吃着從田裏拔下來的麥苗，和麥皮做成的黑糊了。

小女孩遲慢地噙動着她那兩片貧血的灰白嘴唇，很困倦地嚼着黑糊羹。她時不時的用那兩隻細小的眼睛羞懼而又悲哀地望着我們。

『來吧，小姑娘。』大鬍子手裏拿着一塊焦黑的麥餅，裂着大嘴巴招呼着女孩子。

女孩遲疑的望着她的母親。

『來吧，老太太，你們都過來吧。』隊長很懇懇地叫道。

『不呵，女孩子嘴饞。咱家是吃慣黑糊羹的。』婦人睜着爛紅的黏液眼，連連的搖着頭：

『麥餅耐飢，老總們自己吃好了。』

隊長命令我們把麥餅，鹹菜和小米湯都搬過去，和婦人她們一塊兒吃。

大鬍子再先搶過婦人的小鍋，挖了一塊黑糊羹放進嘴裏，他皺了皺眉頭：

『好香！』

『老總，你們不要吃這個……』婦人雙手遮住小鍋，不讓我們吃。

我們又把小鍋從婦人的手裏搶過來，每個人吃了一大口黑糊羹，那又苦又澀的傢伙兒。

隊長把麥餅，鹹菜和小米湯都分了一部份給婦人，女孩子和她的那個左額上有個大疤痕的兒子。

婦人費力地嚼着麥餅，她很困惑地望着我們，瀟灑的下巴沒彈性的輕顫着：

『你們這一幫老總真好呀！』

我們告訴她，我們都是大學生哪。爲了要打走鬼子，才出來當兵的。

『咱說的是哩，你們不像是大兵。』婦人喃喃地，忽然她激情地拍着她的兒子：

『你們說，先生。他的爸爸和哥哥都在關外當義勇隊哩……』她的黑瘦的臉孔一沉：『可是他的爸爸已經打死了！……』

婦人爛紅的眼眶湧溢出兩滴淚珠。她用憂鬱的聲音告訴我們：她的丈夫怎

樣帶着她的大兒子到關外做苦工去了。那個時候，這左額上有一個疤痕的二兒子才比簷階高出半個頭，這瘦弱的女孩還藏在肚子裏哩。……誰知道鬼子把關外的地方都佔去了，從此父子便沒有消息來。在很久以前，她才接着她大兒子的一封信說，她父親戰死在長白山的一個山窩裏，他現在却還在幹着義勇隊。

……

我們大家驚異地凝視着這位戰士的母親。想不到在這偏僻的小城，想不到在這一面是晒糞場一面是大垃圾堆的破院落裏，有着這位倔強的母親！她的乳汁哺育了祖國的衛士。……我們遙祝着那埋進冰雪中的長白山頭的那位青年戰士的健康……

大隊部的集合號迴蕩在晨光中。我們撤下碗筷，連忙拿起搭架在破院心的來福槍，向野地裏飛跑去了。這正是朝陽照紅田野的時候。

敵人進迫漢陽，石友三將軍命令全師戰士當夜進駐滑縣。於是我們的輕騎隊手槍隊最先離別了古樸的長垣城，向着北方遠遠地離棄在夜空裏劃過一條粗綫的高峻城堞，作一夜百里的急行軍。

到達滑縣城，天剛濛濛發白，青灰色的烟霧沉罩住城樓，街市，廣場……當即石將軍又下令叫第二團進援漢陽，於是剛停下脚步來的第二團千多個戰士，又抖起他們被黃塵豪罩的身子重上征途了。

天色更加陰沉。我們住在城郊的破舊村舍裏，帶着病色的燻黃窗紙，時常被前方的重砲震得亂跳。

將近黃昏的時候，微風捲落大片的春雪來。片刻間，城樓，禿林，田野……都沉進白茫茫的大雪中。大地是靜靜的，只有那羣貪戀麥苗的牛犢冒着春雪在田野上蠕動，和時不時地發出一聲兩聲低叫。

屋內黑沉沉的一片，雪夜夾帶着重砲聲擊打着窗紙。我們都困倦了，把槍丟在坑角裏，任身子橫亂地躺在坑上。大鬍子和小狗熊已經播起了沉悶的鼾音，我却單獨地墜進深長的冥想中。……

一下沉重的踢門聲把我從冥想中驚醒。我把迷朦的眼睛睜開，看見幾個人影子閃進屋子來。

『他們就住在這裏。』一個粗糙的嗓子叫道。

我把坑頭牆洞裏的棉子油燈點着了。在昏弱的燈光下，我看見勤務兵背後站着一小堆人。我怔住了。

『這個老太太帶着她的孩，從長垣來看你們哩。』勤務兵衝着我高聲叫了起來，一轉身把門碰的發出響聲走了。

『呵，老太太！……』我驚異的喊了一聲，旋轉身子去把隊長從坑上拖下

來，並且在打着鼾音的大鬍子和小狗熊的屁股上狠狠地擊了兩拳：

『起來，死豬們！』

整個屋子都給我攪動了。同伴們一個個的從坑上爬起來。

我們大家把婦人包圍起來，讓她和她的兒子，小女孩坐在坑沿上。隊長從乾糧袋裏摸出兩個黑饅饅遞給婦人和女孩子吃。

婦人疲倦地瞬着她的爛紅的黏液眼，她把黑饅饅咬了兩口，就遞給她的左額上有一個大疤痕的兒子。

這個年青農夫只兩口就把黑饅饅嚥下喉嚨裏去了。

『昨天半夜裏，聽見先生們走了，我就趕快帶着兩個孩子趕來……』婦人顫動着她的癢皺的下巴，低聲地申訴起來：『咱說讓他當兵吧，他年青有力氣打鬼子……』婦人一手撫摸着她兒子的頭，忽然把聲音提高了些：『讓他像他

爸爸哥哥一樣的跟鬼子拚一下吧！……』

我們靜靜地望着這奇異的婦人，我們每個人的內心被一種悲哀和憂傷的情緒抑壓者。……

『先生，我的孩子能不能當兵？』

『可以的。』隊長決然的答應。

『那麼就讓他留下吧……』婦人扶着坑沿站起來，用乾瘦的手拍着她的兒子的肩膀：

『記着你爸爸是怎樣死的，你哥哥現在還跟誰拚命！你要替你爸爸報仇，替你媽爭這口氣呵！……』

婦人牽着她的瘦弱的女孩子撞出門去了，疲倦的脚印零亂地落在雪地上，兩個搖幌的黑影消逝在無垠的雪原中了。

隊長把手按住這個左額上有個大疤痕的年青農夫：

『替你媽爭口氣呵！』

青年農夫的眼眶裏溢出兩條淚水……

五 一羣劫兵

掛在枝桠上的頭顱

原野上靜寂寂的，灰色的雲層篩落絲絲的微雨，隨着一陣陣不定向的輕風，雨絲在空中飄捲着，捲落到麥苗的長葉上，捲落到黝黯的村道上，顯出一片白濛濛的水珠。

一羣烏鴉從一片疎林裏飛起，呱呱地叫噪着，在灰黯的空中追逐的飛了一圈，又落進疎林裏去了。緊接着是發出翅膀的撲擊聲，和奪食的兇噪的叫聲——

——呱呱，呱呱……

從灰網般的微雨中望過去，可以隱約地看見那幾十步外的疎林的枝桠上，掛着七八顆血肉模糊的頭顱，污黑的血水從那些頭顱上滴流下來。幾隻烏鴉正站在枝桠上刮噪着，啄食着那些頭顱上的耳朵，鼻孔，眼睛……

一個自衛團的弟兄，荷着槍在疎林邊的一個高阜上瞭望。他靜靜地站着向原野的遠方凝望了一陣子，細心地偵察着原野的遠方，那白濛濛的麥田，灰黝的林木，和微微閃光的溪流，有沒有異樣的動靜——預防着敵人騎兵隊的進襲。

原野是原樣的寂靜：遠處的小溪在靜靜地流，灰黝的林木被淒涼的雨霧披繞着，麥田仍然坦露出被細雨打濕了的白濛濛的廣闊胸膛，像死去的擁腫的縣羊癱躺著。……

自衛團的弟兄打了一個響亮的噴嚏，把槍換了肩，慢慢地蹲下了土阜，沿

着疎林邊走去。當他走近幾株掛滿了污血滴淋的頭顱的樹邊的時候，他不期然地抬起頭來往上望，翻着粗厚的眼皮，深心裏湧起一陣驚悸和嫌惡的情緒。他向旁邊用力地吐了一口痰。正當他預備拔腿走開的時候，忽然看見一隻白肚鳥鴉跳在一顆頭顱上，啄食着死者的眼珠。他把槍托在手上，向那隻鳥鴉威嚇着，高聲地罵道：

『去！你這隻白肚鴉，不吉利的凶鳥！噉……！』

可是那隻白肚鴉連一動也不動，只睜着灰黃色的大眼珠瞪着他，偏偏頭呱呱地叫了兩聲，好像反轉來向他示威。這樣可把他引得暴怒起來，從地上拾起一塊大石子，猛力往枝桠上擲去。白肚鴉呱的一聲驚叫着飛走了，石子可不偏不倚的打在那顆失掉了一隻眼珠的頭顱上，頭顱輕輕地在枝桠上搖幌了幾下子。

『吓！見鬼，見鬼！』自衛團的弟兄叫着拔開腿來就往後跑。

我們被這叫聲驚動，我和着兩個同志捏着槍從一扇破牆根後走出來。我們的隊伍是天剛發亮的時候到這荒涼的村子裏來宿營的，預備在午後就離開這村子開赴火線上去。

『老鄉，你看見什麼東西？』我們齊聲的向那個自衛團的弟兄發問。

『呵，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哈哈……』他連連地搖着頭，他的笑聲可有點陰寒。

我們一踏進這荒落的村子的時候，就看見那七八顆掛在枝桠上的頭顱了。我們疑惑着，究竟那七八顆頭顱是良善的，還是可惡的？而且是爲着什麼事情呢？

爲着要解脫我們這被疑慮鬱結住的心情，我們向着那個自衛團的弟兄走

去，我們很快地就爬上了土阜。

『老鄉，這是啥子一回事情呢？』我們手指着疎林上的那些頭顱說。一羣烏鴉正在那裏爭食着，刮噪着。

『噯，他們會想到他們有這倒霉的一天嗎？他們是××三軍的散兵呀。說他們是被打散麼，那倒不如說是他們自己願意散的！噢，散了他們就好發財囉！……』自衛團的弟兄把帽子脫下來，露出他那滿是疤痕的光禿禿的腦袋來。

我們把雨衣墊在屁股下，靜靜地坐着，任輕風把細絲般的春雨打在我們的臉上。我們呆望着自衛團弟兄的紫溜溜的厚嘴唇，靜聽着他訴說着下面的一段故事。……

受難的驢牛們

前方的砲火沉寂下來了，全部陣線被敵人猛烈的砲火轟燬。長官司令部的藍鋼皮專車，已經像疾風般的向遼遠的南邊城市奔馳去，帶着震撼大野的鋼輪的飛輾聲，和那一縷縷淡青的烟球遠去。……

在敵人的坦克車或騎兵隊的衝擊下，我方的士兵們零亂而散落了；在漫無秩序的退却中，有多少戰士的血流染在敵坦克車的齒輪，和敵騎兵隊的馬刀之下。

在極度的慌亂和恐懼中，士兵們把一切軍用物都扔棄了，只剩下一支槍和幾排子彈，三五一羣，七八一堆的沿着樹林，田野，向南方退走。

原野是無邊的寂寥，雜亂的蹄痕佈滿在田野上。每經過一個村莊，都是空

寂寂的，農民們逃跑了，村道上留下一些逃難時遺落下來的破鍋或殘缺的車輪。倒場的牛欄裏已經見不到勞碌的耕牛，潮濕而惡臭的豬圈裏也見不到豬羣的影子，麥苗任它在田裏生長，飢餓的野犬噙動着粗鼻孔到處嗅着，時常用腳爪在牆根邊或樹叢下亂抓一陣子，以期能夠覓得一具嬰兒的屍體，或死去了的老年人的殘骨。……

慘白的陽光透過陰灰的雲層，篩落到淒涼的村莊上，顯出黯弱的光芒。一陣風吹過，把村舍上的麥稈棚傾倒，池塘裏的污水起了一陣暗波。

七八個破軍裝上塗滿了黃土的兵士，背上掛着來福槍，迂緩地穿過一片樹林，走進村子裏來。

他們坐在一片土埋上，舉目望望這荒落的村莊，他們感到一種失望，大家都把頭頰衰下來，任自己的額門碰着手上的槍桿。其中有一個吊眼暴牙的矮個

子兵士，把槍托使勁地往地上一擊，突地從腰間哨的一聲把刺刀拔出來，瘋狂般的偏偏撞撞地向土塋右邊的一列茅屋走去，粗暴地罵道：

『狗入的雜種們，沒人也得找出人來，老子們不能白白地等着餓死！……』

那個吊眼暴牙的兵士的粗矮背影消失在一所茅屋的黑幢幢的柴門裏去了，接着又搖着頭走出來，拐過茅屋後去，像一條被飢火熬迫的野狗，到處嗅着。

忽然一陣嘶啞的哭號聲漸漸地近來，坐在土塋上的散兵們灰黑的臉孔上露出一種驚喜的神色。不一會就看見那個吊眼暴牙的矮個子兵士，一手拖着一個老太婆，一手揮動着閃亮的刺刀，從茅屋那邊的乾草堆走過土塋來，吊眼暴牙的矮個子兵士一邊走一邊罵着：

『老母狗，哭死！你又不是十六七的花姑娘……』

『呵呵，老魏，真有你的！』一個獨眼兵士像蛤蟆般的在土塋上歪着腿蹣跚

亂跳起來，裂開大黃牙樂聲地叫着。

『那裏來的好貨色？』另一個兵士大聲的問。

『好貨色？你這餓狗還想吃她嗎？俺不過要她來替俺們做做飯。嘻嘻！』
那個吊眼暴牙的矮個子兵士露出大牙板，一邊笑着，一邊從褲腰裏解下一個蒲包來：

『小米，小米！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可以飽一飽囉！』散兵們在土堙上跳着，發出瘳野的笑聲。

『哀哀哀，老總們，做做好事吧，這是我老婆子的養命糧呵！……』老太婆從地上爬起半個身子來，抬起污垢而癟皺的臉孔啞聲哀求着。

『再嚙嚙就劈死你這老母狗！走，燒粥去！』那個吊眼暴牙的矮子兵士，

將老太婆從地上一把拉起，用刺刀威迫着。

老太婆半跌半撞地被那個兇暴的兵士推向土埕右邊的茅屋去了。

一縷縷青灰色的炊烟從茅屋的每個破縫隙裏飄起，在低空裏搖顛着，忽然一陣風吹來，把青灰色的烟縷飄散。枝頭上的鴉雀們，久已見不到這荒落的村莊有這一縷縷的飄忽的炊烟了，它們驚異地在樹枝上跳着叫着，有些膽小的麻雀們，已經啾的一聲飛走了。

『粥燒好啦，伙兒們，快來裝肚子吧！』那個吊眼暴牙的矮個子兵士，從茅屋裏伸出一個頭來，揮動着一隻手向土埕這邊大聲的打招呼。

『嘻嘻……』土埕上的散兵們跛着跳着，一窩蜂似的向茅屋擁去。

茅屋裏被濃烈的炊烟充塞了，散兵們咳着嗽，眼睛被燻得睜不開來，直流眼淚。他們用手在地上摸到破碗子，伸進鍋裏盛小米粥吃。

『呵，好燙，好燙！』一個兵士因爲喝粥喝得太大口，把喉嚨都燙痛了。他睜開眼睛來，看了一下手裏的一個大缺碗，接着又大口地呼嚕呼嚕地喝起粥來，他怕被同伴們多喝了粥，自己却吃不飽。

散兵們像餓虎般的喝着小米粥，而老太婆却靜靜地蹲在陰濕的角落裏，眼看着這一羣兇鬼把她的米糧吃光了，她暗暗地咽泣着。

『媽的，什麼鷄巴鍋！』吊眼暴牙的矮個子兵士惡聲惡氣地罵着，把那個有點漏的鐵鍋重重地打在門石上——碰！鐵鍋被打得粉碎了。

『哈哈……』散兵們發出一陣兇殘的笑聲擁出茅屋去。

『呀，算我老魏瞎了眼睛，有這麼樣的好東西都沒瞧見！……』吊眼暴牙的矮個子兵士把手指向一個草棚，樂聲地怪叫起來，暴牙凸出得更利害了。叫着他很快地向草棚那邊跑去。

在草棚的陰蔽處，躺着一隻老牛和一隻騾子。它們都餓得眼珠直瞪瞪地，骨凌凌的笨大軀體躺在陰濕的地上，一動也不動的。殘糞發散出一陣陣的臭味。

『來，伙兒們！』暴牙矮個子兵士叫着。

散兵們都向草棚這邊擁來了。

吊眼暴牙的兵士把繩子從棚柱上解下，使勁地想把那隻牛和那隻騾子拉起來。

『嗚，嗚……』牛和騾子哀聲地叫着，搖着腦袋不願意站起來。

散兵們用槍托敲打着牛和騾子的背和屁股，一直敲打得牛和騾子的骨凌凌的背和屁股都流出紫黑色的血來了，它們才掙扎地站了起來，被散兵們拉出草棚來。

『伙伴們，輪流地騎着走吧！』

『一路上能再牽到幾隻，湊到八隻，那就好了。』

『那個時候，我們大家連脚尖點一點地皮都用不着了。』

散兵們你一句我一句地談論起來，像夏天的蒼蠅般的，嗡嗡嗡嗡……

『魏大哥，你先騎着走吧！』散兵們一齊高聲叫着。

『我不，我不！做大哥的也得論點公平，這就叫做有福大家享呵！……』

吊眼暴牙的矮個子兵士裂開紅腥腥的厚嘴巴，大聲的說，一邊把吊眼環望了同伴們一周，好像要誇耀他確確實實是一個老大哥似的。接着又：

『大夥兒抽籤吧，誰抽到長的就誰騎，誰也不虧誰。』

暴牙兵士做了一個暗籤，大家都把籤抽了，結果是他自己，和跟他最要好的那一個獨眼兵士抽中了籤。

『唉，沒得說的，沒得說的。連籤兒都跟我搗起蛋來，非叫我騎不可！』暴牙矮個子兵士心裏直樂得叫好，他厚着臉皮騎到騾子的背上。而那個獨眼兵士却爬到牛背上了。

『哇哇，把俺的老命要去吧！……』老太婆忽然從茅屋裏跌跌撞撞地跑出來，向着散兵們這邊直奔來：

『老總們，俺的牛和騾子都有病呵，修修好，放了它們吧！……』老太婆向暴牙矮個子兵士騎着的騾子直撲過來。

『媽的！』暴牙兵士使勁地把衝前來的老太婆一踢，老太婆癱倒在地上了，嘴巴流着血，掙扎着……

『跑，畜生！』散兵們用槍托用力敲打着牛和騾子的血淋淋的屁股。

散兵們趕着騾牛走出荒落的村子去了，灰黯的背影失滅在一片樹林後邊。

灰茫茫的大野被陰沉的天體覆蓋着，風，一陣陣地揚起塵土。騾牛們病困地沿着一條砂石的路上走，四蹄艱難地起落着，時常給一塊兩塊石頭絆得搖幌着身子。它們帶着微弱的喘聲垂着頭沉滯地走着。……

散兵們跟在騾牛們的後邊，默默地走着。他們一路探頭探腦地望着四周，企圖能夠發見一個村莊，那怕村莊是小到像幾堆荒墳，只要有一個人家，他們都想走進去尋找些好吃的東西，或可以供代步的騾，馬和牛們。但是一路都是荒漠的野地，別說村莊，就是一片比較像樣子的樹林都難見到。散兵們失望了，長長地嘆着氣，咒罵着：

『他媽的，是什麼鬼地方，連一堆牛屎都看不見！……』

暴牙的矮個子兵士在騾背上打着瞌睡，突然他被騾蹄碰着石頭震醒，睜開

紅溜溜的滿是血絲的眼睛，黃色的暴牙咬着下嘴唇，抽出刺刀來，用刺刀面惡意地打着騾子的屁股，騾子被打得亂跳亂叫起來，沿着砂石路跑了一陣子，然後又帶着喘聲一步一步地走着。

『臊你媽的，不好好的走，老子劈了你的騾子腦袋！……』暴牙兵士罵着。把頭轉到後面去望着落在她後邊的同伴們：

『喂，走快點呀！我唱隻歌兒給你們聽着開開心。……』

於是暴牙兵士用刺耳的怪嗓子唱起一隻歌來了：

唉唉嚶，

小妹子呀，

野馬愛吃野草哪！

郎像野馬不還家，

你像一朵小嬌花！

『好了，好了，你們瞧！』一個散兵一蹦一蹦地跳着，他指着那遠遠的一個村莊。

『走了三四十里地了吧。別作聲……』吊眼暴牙的矮個子兵士低聲地和同伴們唧咕了一陣子，好像在這空漠的田野上還怕給誰把話偷聽去了似的。

『沒有鞭子，就用刺刀打着跑吧！』暴牙兵士又從腰邊拔出刺刀來打着騾子，他一邊招呼着騎在牛背上的獨眼兵士。

被打得血淋淋的騾和牛，突然像瘋了般的跑起來；向着那遠處的村莊去了。

散兵們在後面，也加緊了脚步趕路。

很快地，騾和牛負着暴牙兵士和獨眼兵士走進村子來了。

站在村道上的一羣農民，被他們驚散了，向着村道的那頭跑。

『喂，老鄉，別跑，別跑！……』暴牙兵士大聲的叫嚷起來。

『我倆是好人哪，剛從前方下來的。讓我倆把前方打仗的情形告訴你們吧
……』獨眼兵士也喊了起來。

農民們把腿站住了，遠遠地望着暴牙兵士和獨眼兵士。

『別怕呵，怕什麼呢？我倆又不是大虫！』暴牙兵士做出和氣的神情來。

他倆從騾牛背上跳下來，找着一株樹根坐下，微微地喘着。他倆要求農民們給他倆一點水喝。

他倆把水吃過了，擦擦額門上的汗珠，對着站在旁邊的睜着驚異的眼睛的

農民們說：

『前方打得很好呵，把鬼子的腦袋一筐筐的砍回來！……我倆是傳達命令才騎着牲口來的，唔，我倆走走路吧。喂，那個伯伯要買牲口的，五塊錢一隻，只五塊錢，多便宜呵！……』暴牙兵士像做把戲賣膏藥的，比手劃腳的說着。

起初，農民們都不敢要，經過他倆再三的說後，終於有一個老農夫把牛買了，接着又有一個農夫要了驢子。

十塊錢落進暴牙兵士和獨眼兵士的手裏。他倆帶着狡滑的笑離開村莊了。散兵們隨後就走進村莊來了，他們把槍握在手裏，飛般的向農民們奔來。

『把牛和驢子放下，他媽的那兩個賊種把我們的牲口偷賣了！……』散兵們一把從那兩個農夫的手裏把驢子和牛搶過來。

『老總，是我們出錢買來的呵！』兩個農民哀聲地懇求着。

「什麼東西，你們要挨槍斃吧，敢買軍隊上的牲口！……」散兵們把牛和驢子牽着走了。

「哈哈哈哈哈……」暴牙的矮個子兵士和着其他的散兵們朗聲地大笑起來。他們又在荒蕪的原野上走着。

「這生意做他十幾次，也夠我們花的了！」暴牙的矮個子兵士怪聲怪氣地叫着。

於是，他們用了這個法子，一路上做着這賣驢牛的生意了！……

路 劫

夜。

灰白的雲層灑下來稀淡的月光，照在遼闊無邊的茫茫大野上，反映出迷離

的光影。遠處的林叢顯出漆黑的粗線，田路是黃沌沌的伸延在林叢邊。不知從那裏飄送過來隱約的河水的流蕩聲，當你細心靜聽這寂寞的午夜的大野的時候，便可以聽出這河水的流蕩聲是從不遠的山坡側傳過來的，同時可以在灰茫茫的月光的映照中，模糊地望見那淡淡地發着微光的白色流線——那就是河。

在黃沌沌的田路側邊的林叢裏，蠕動着一羣活物，常常從林叢的枝幹間探出一個頭來，張望着什麼似的，一忽兒又隱沒了。

『別走了貨色！』一個沙啞的嗓音低而沉重的在林叢裏流過。

『老魏，我記得你沒有把子彈上膛。』

『上了，你做你的事好了，小心點！』

『嘻嘻，你穿起這套兔子衣裳來，連你媽都認不出你來啦！……』躺在林叢邊緊握着一根長槍的瘦個子散兵，對着旁邊的一個穿着農民服裝的同伴低聲

地說。

『你呢？你帶上這王八帽子來，你老婆會把你當作孩子叫哩！……』對方用手拍着他的破氈帽，回罵起他來了。

『伙兒們，靜點！別給狐兒們聽見了，跑了腿呢。』暴牙的矮個子兵士警告着。

林叢裏恢復了原有的靜寂，隱約的河水流蕩聲又被一陣輕微的，帶着冷意的夜風吹送過來。

這七八個散兵把他們的那隻牛和那隻騾子，在兩天內就殺了吃。他們在一個小村莊裏，從農民們的身上剝下七八套衣裳來，於是他們把這些衣裳穿上了，揹着槍在這夜的林叢等待獵取從前線退下來的友軍的東西。

從微微發白的河的那邊，顯出幾點蠕動的黑色的東西，慢慢地沿着黃沌沌

的田路向着這邊移來。

一個探出林叢來的腦袋，迅速地縮了回去。

『預備！』一陣輕微的唸唸聲過後，一切都靜寂下來。大家都緊張地等待着那將被獵取的蠕動的黑物。

凌亂的脚步聲漸漸地近了，從林叢的枝幹間望出去，可以看見幾個人影，和着一隻馬向這林叢邊的田路上走來。

當那幾個人影移近來，距離林叢祇有十幾二十步遠的時候，林叢裏突然呼的一聲，散兵們擎着槍跳出了林叢，帶頭的暴牙兵士大聲地叱喝道：

『要命的把槍丟在路旁！』

那幾個人影慌亂了，想回頭跑，但已經被端着槍的散兵們包圍住了。

『老鄉，我們是從前線下來的兵士呵！』其中一個人顫抖着聲音說着：

『我們是打日本的呵，從前線下來的窮兵那裏有錢呢？……』

『不要錢，要槍！聽見了沒有？把槍丟在路旁！』暴牙的矮個子兵士走上了兩步，把槍對準那個說話的人的胸部。

『老鄉，不要開槍，不要開槍！我們統統聽你！……』說着那幾個人把肩上的槍摘下來，一齊丟在路旁。

『搜！』

兩三個散兵走上去，把那幾個友軍的身子都搜遍了，却搜不出一件值錢的東西來。

『把馬留下，走你們的！』

那幾個友軍把馬留下了，慌張地往田路的那頭走去，隱沒在夜茫茫的大野中。

這樣的下了場

在另一個夜裏，這七八個散兵被一隊自衛團圍住了，除了當場打死了兩個，其餘的都被捉住了。

當夜自衛團的弟兄把被捉來的五六個散兵，縛在一個破廟的大柱上。敲着鑼，把農民們從睡夢中喚醒過來。

村子裏的農民們和婦女孩子都趕到廟堂前來，點着風燈的，點着火把的，亂哄哄的一片。孩子們從荒地上拾來大塊的石子，比賽準確的把石子向縛在廟柱上的散兵們投擊，擊着了的便大聲地哄笑起來。

開會了。先由農民出身的自衛團長把捉拿散兵的經過報告了，最後徵求全村子農民怎樣來處置這五六個散兵。

「斃了他們！」

「砍了這些王八蛋！」

自衛團的十幾個弟兄把打死了的那兩個散兵，也抬到廟堂裏來。

農民們在憤激中散了開去，各各回到他們的家裏去了。

*

*

*

天微明的時候，村子外的一片疎林的枝桠上，掛上了七八個血淋淋的頭
顱。

六 女戰士

『哪！焯，昨夜哨兵在村子東邊逮着了一個女漢奸！』

晨光鍍白了窗紙的時候，帶着俄國風度的大鬍子區隊附，一踏進門來就像狗熊般的怪叫起來。

『我親眼看到的，現在還縛在大隊部的簷柱上，是一個長得多麼標緻的女漢奸呵！』跟在後面的矮個子傳令兵也怪聲怪氣的叫嚷。

我把凝注着發白窗紙的眼光，急驟地轉到兩個來客的臉孔上。「女漢奸」！我的迷糊的腦筋受了巨大的震蕩，清醒了。

我從草鋪上爬起來，披上風衣，撞出了工委會的大門，冒着風寒，向着到

大隊部去的清冷的村街飛跑。

在這大隊部的空曠院落裏，在插滿鐵紅槍的簷廊粗柱上，一個兩臂縛着麻繩的女人，靜靜地低垂着頭，凌亂的黑髮散落在藍綢的坎肩上，像一朵孤淒地生長在海岩上的悲哀的黑色的花，任寒冷的晨風輕輕吹動。

站在旁邊的兩個捏着盒子槍的學兵，用半嘲笑的眼光機敏的望着我。

也許女人已經聽到我的慌亂而焦急的脚步聲，她抬起她那凍成青灰色的臉孔望着我，輕輕地驚叫了一聲：

『噢！』

『呀，是你！……』我奮力地跳上了簷階，用顫抖的手按住她的兩肩，我陷進驚異和傷心的迷茫中。……

她靜靜地凝望着我，眼眶裏含蓄着悲苦的淚水。

她的清秀的面龐被風霜罩上一層青灰，鬱結的兩道長眉像蘊藏着多少怨恨。眼睛大了些，失却了原有的柔和的光彩。微啓的嘴唇，也沒有從前的鮮艷了。……這些這些，是被困苦和悲傷壓流出來的吧？

我，在黃河南岸的一個奇麗的都市裏認識了她。那正是一個初寒的晚上，從旅舍的樓窗上，可以望見都市之夜的霓紅燈，和左邊在星月光影下的遠處的稀落村野。

已經是午夜，外面的叫囂漸漸沉落。在強烈的電燈光下，她坐在床的一角，半蓋着被，上身顯得異常的鮮麗，明耀。

我靜靜地細聽着她用溫婉的聲音講述她零落的故事：鬼子的大砲轟震了村郊，她怎樣的跟着父母奔投到這都市來找尋她的叔叔，但是唯一親人的叔叔已經他遷了。五六十年生長在田土裏的父親怎樣的焦急得病倒了，於是在羞澀和

悲苦中她怎樣的悄悄地度着這夜的生涯……

不知從那裏飄過來一陣輕輕的笑聲，我急忙往四下裏望望後：

「茵，你爲什麼當漢奸？」

立即，她把眼睛瞪得圓圓的痛刺着我的臉孔，我看見從她圓瞪着的眼睛裏

冒出兩球激情的火光：

「漢奸！你，你也說我是漢奸？……」

「哪，哪你爲什麼跑出來呢？」

「爲什麼？還不是爲了你那天晚上說的什麼「光明」?!……」

「呵！」我的心爲一種痛疚和羞愧深深地嚙咬着。

停止了好半晌，我發覺我的弱情的淚水滴濕了我的蒙滿黃塵的布鞋。

「茵，那麼你的爸，媽呢？」

她的眼眶紅了，像秋後的落葉帶着悲意的殘紅。她用淒楚的聲音回答：

『咳，那又有什麼辦法呢？爲了「光明」，我還能戀取被黑暗咬噬了的渣沫嗎？……』

我用雙手撫摸着她的肩膀，給她以沉默的安慰。

突然，我像瘋了般的跳進大隊長室去，我一手抓住隊長的胳膊，一手敲擊着桌子，我高聲的解釋，憤怒的爭吵。大隊長屈服了，終於我親手把她解了網，把麻繩狠狠地拋到屋頂上去。

於是她加入了婦女隊，從此「紅鷹」這榮耀的稱呼，代替了她的原名鳳茵。

『紅鷹，算我錯逮了你，我真該處罰呢！』每當那個那天晚上放哨逮住她的結實的矮個子士兵碰見了她，就很抱歉地說。

『多謝你錯逮了我，要不是錯逮了呢，我還會是現在的紅鷹嗎？哈哈……』她的笑聲像晴空裏的鴿鈴般的清脆和响朗。

穿起軍裝來，紅鷹像是胖了。我們一看見她，就連想起在西班牙的城鎮，田莊，原野上，和青褐色的野獸們浴血苦戰的女戰士之羣。是的，紅鷹現在也歪戴着角帽，身上斜纏着沉重的子彈帶。她一有空閑的時間就擦槍，因此她肩上的槍比人家的格外要耀眼。

她的雙眉不再鬱結了，長長地伸延在潤滑的前額底下。十七歲的青春的光彩洋溢在她的兩眼間，英明，聰慧，熱情地注視着她面前的人。……

每當她白天和村子裏的農婦們談話——有時也幫着她們幹活，或黑夜裏在叢林下放哨的時候，她總是喜歡用圓潤的嗓音唱着一隻歌：

田野呵，

你是我的家；

父親出身在犁耙，

母親爲我採摘野菜花。

有時候，幾個頑皮的小學兵糾纏着她，要她講述從前在都市裏的夜生活。爲了這事，她曾經好幾次現出差窘的情態，而且事後總是對我緊皺着眉頭低聲暗泣。我安慰她，告訴她有多少窮苦的姊妹在被人凌辱，不理解的人說什麼都不要睬，只要自己爭氣！等到民族得到解放，那麼全國窮苦的姊妹也就能夠翻身了。

從此以後，就是有人有意無意的和她開玩笑，她不再羞窘了，總是倔强的回答：

『看我紅鷹就要啄死你們這些青蛇！』

夜行軍了。她把風衣網好揣在背上，她用驕健的步伐跟着我們大隊踏上黑夜的行程。

忽然春寒的夜風飄捲落雪花，一陣大似一陣，黑暗無邊的大野蒙上一層淡白的雪光。因為部隊在九十里的火綫上和敵人接觸了，重砲沉炸的响聲和着風雪一齊捲來。我們在五小時內作了七十里的急行軍。馬匹喘出粗氣，大車輪發出啾啾的聲音。終於我們大隊在距離火綫二十里的一個村莊里宿營了。

村莊破碎得像一座古墳，只有野狗的狂嗥聲，和重砲震落瓦片的聲音，陪伴着這孤零的村莊。

雪下得更大了，同志們抱着幾大網樹枝到破屋子裏升火，烤烘被雪融濕了的衣裳，和煖熱僵凍的身子，四肢……

當派遣前哨的時候，因為那個被派遣的同志身子不爽快，紅鷹連忙解開她的風衣披在身上，不辭勞苦的代替了那個同志的職責，扛着槍和我一同走出村口一里地的一座橋邊放哨。

橋下初解凍的水流又冰結了。雪花仍然大片大片的飄捲着，白濛濛的四野時常被飛掠過夜空的砲火照紅。

我和紅鷹臥倒在橋邊一株禿樹下的雪堆裏，槍口對準着前方。

隨着一片閃耀天邊的火光，排砲沉重地轟震了大野，地上的雪粉直向我們的臉孔上飛撲起來。

『紅鷹，冷吧？』

『沒有什麼。你聽，敵人又放排砲了！我們火綫上的弟兄是怎樣跟敵人血戰呵！……』她頭也不回的，一心注視着前方的田野。

橋那邊有一個黑影一閃。紅鷹怒聲叱喝：

『口令！』

那個黑影很快地向側邊飄沒了。

『漢奸！』紅鷹低吼了一聲，飛跳過橋去。……

七 挺進，上火線！

『用我們八千戰士的熱血，担負起五萬人的陣綫吧！』

在灰靄遊織的大野上，在八千行列的最前頭，我們只能夠模糊的看見一隻魁偉的白馬，和那白馬上時常轉過身影來的一顆閃着微光的金星。

日常，我們已經慣聽到從那兩片紫紅色的厚嘴唇吐放出來的熱情和戰鬥的豪語。現在我們又聽到從震躍在那白色戰馬上的細小幹練的身上奔擊出來的吼聲，這吼聲奔擊過八千顆熱血的心，奔擊過寒冬的無極的大野，反响出更宏亮的回聲：

『是的，用我們八千戰士的熱血，担負起五萬人的陣綫吧！』

——這就是我們英明的司令，血戰北方平原的石友三將軍！

※

※

※

池沼裏的白冰還未解凍，遠處蕭落的叢林被淡青的寒烟披繞住。池沼，叢林，衰黃的麥苗田，大野邊緣的村落……統統融蝕在迷茫的夜色中。

那匹一天長跑五百里的司令的白龍馬，帶着一聲雄嘯，躍起牠那健壯的四蹄，撲起一朵朵灰黑的塵花，領着後邊的百幾匹戰馬向着原野的遠方奔馳去了。

馬隊遠去了。我們加緊脚步，沿着田原的野路大踏步的走。已經是滿天星了，從疲勞中激起的興奮後，我們感覺得更加的疲勞了。腰間的子彈帶，肩上的槍支，壓得我們整個身子都酸痛起來。

一聲聲停止前進的軍號，震破了夜空的靜寂。我們長長地喘過一口氣來。

我們這一隊人馬在臨近鐵路線的小村子的一幢碉堡型的樓房上歇下來了。

從樓窗上望出去，破落的村子裏沒有幾點燈火。這樓房上落滿了鴿子糞和鳥毛，犄角裏還停放着兩個黑幢幢的棺材。這間久沒有生人氣味的樓房，在行軍燈的黯淡光影中，顯得像一個垂死老人的深凹眼眶的空洞和寂寞……

被派出去領乾草的十幾個同志回來了，每個人的肩上扛着一大捆乾草，
嘣，嘣，嘣，從肩上把乾草拋落到樓板上。立即我們大夥兒一齊動手鋪理起來。

我們解下腰間的子彈帶，和着槍支一齊枕在頭底下。

外邊傳來一陣怒馬的嘶嘯聲。

一位同志從外邊拔回一把馬尾來。他拐着一條腿在樓房裏高聲叫嚷：

『誰要馬尾呵，一支煙換一根馬尾呵！』

立即，有好些同志擁上去爭奪馬尾。有的怪聲怪氣的叫着：

『煙麼？有一支，又粗又香！可是還沒有點着哩，睡覺的時候給你抽吧，乖乖。』

這怪叫，引得大夥兒都笑了起來。就是那位拔回馬尾來的同志，也傻里傻氣的笑了。

大家把馬尾浸到行軍燈的油壺裏，然後用針帶着馬尾穿過腳上的水泡。……

『身上怎麼這樣癢呢？』一個瘦個子同志，坐在乾草鋪上，皺着他那滑稽的八字眉，把身子靠在牆根上左右摩擦着，沒奈何的呻吟了起來。

『唉，你不說倒好，一說我可也發起癢來了！』另一個同志用兩隻臂膀使勁的搖晃着身子。

像傳染病般的，同志們接二連三的都嚷起癢來了。

『同志們，一齊起來消滅我們的敵人吧！』一個狗熊般結實的同志，跳到牆角裏找出一個火盆來。然後走到樓窗前折取枯了的樹枝，放進火盆裏生起火來：

『來呵，同志們！』他第一個把軍衣脫下來。

大家都聚攏到火盆的周圍，脫下身上的衣裳，只披着一件風衣。

白的黑的虱子被丟進火盆，發出細脆的響聲。……

『炒芝蔴呵，又香又脆！……』

『哈哈哈哈哈……』

夜已深，我和兩位同志被派到碉堡型的晒台上當瞭望哨。……

※

※

※

淡紅的曉光流佈在林梢。我們整隊出了村莊，出發到車站上去。

好幾列難民車從站上要開往新鄉，轉到他們的故土湯陰等地方去。難民們張着一副被風霜吹打的瘦臉，和兩隻黯灰色而沉痛的眼睛望着我們。

我們告訴他們：爲了保護他們，我們就要開到火綫上去。

我們用粉筆在車箱的鐵板上寫着：

『不要流亡了，回到你們的故土上去吧！』

『組織游擊隊，一同保衛我們流了千百年鮮血的家鄉！』

『.....』

在擁疊的口號聲浪中，幾列難民車都冒着長煙遠去了，帶走了風霜的臉，

沉灰色的眼睛。.....

在未得到上邊命令出發以前，八千個同志散佈在車站兩旁的田野上，有的躺在萎草的田塍上，把槍枕在頭底下，在太陽光的暖熱中睡著了。



在 北 線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著 者 碧 野

出 版 者 香 港 海 燕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新 知 書 店

桂 林 · 桂 西 路 三 五 號

重 慶 · 冉 家 巷 一 六 號

昆 明 · 華 山 南 路 七 〇 號

香 港 · 擺 花 街 三 三 號 三 樓

貴 陽 · 衡 陽 · 辰 谿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出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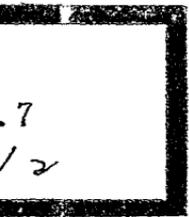
分 五 角 三 價 實 冊 每

82

1/6007

(12)

2



0.35